

海工述林

下卷

海 上 述 林

卷 下 : 藻 林

譯者	瞿秋白
編者	魯迅
發行者	生活・讀書・新知 三聯書店
	北京 天津 瀋陽 大連 哈爾濱 濟南 開封 西安 上海 香港 長沙
基本定價	六十四元八角
	外埠酌加郵運費
出版期	1949年10月週初版

[546] [Q241]S0001—2000(P.1544)

序 言

這一卷所收的，都是文學的作品：詩，劇本，小說。也都是翻譯。

編輯時作為根據的，除“克里慕·薩慕京的生活”的殘稿外，大抵是印本。只有“沒工夫唾罵”曾據譯者自己校過的印本改正幾個錯字。高爾基的早年創作也因為得到原稿校對，補入了幾條注釋。所可惜的是力圖保存的“第十三篇關於列爾孟託夫的小說”的原稿終被遺失，印本上雖有可疑之處，也無從質證，而且連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樣了。

譯者採擇翻譯的底本，似乎並無條理。看起來，大約一是先要能夠得到，二是看得可以發表，這才開手來翻譯。而且有時也許還因了插畫的引動，如雷赫台萊夫 (B. A. Lekhterev) 和巴爾多 (R. Barto) 的繪畫，都曾為譯者所愛玩，觀最末一篇小說之前的小引，即可知。所以這裡就不顧體例和上卷不同，凡原本所有的圖畫，也全數插入，——這，自然想藉以增加讀者的興趣，但也有些所謂“懸劍空壘”的意思的。至於關於辭句的辦法，卻和上卷悉同，茲不贅。

一九三六年四月末

編 者。

總 目

諷喻詩二篇	1
-------	---

✓ M. 高爾基：市僧頌	3
--------------	---

✓ D. 別德訥衣：沒工夫唾罵	7
-----------------	---

盧那察爾斯基：解放了的董·吉訶德	4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場	47
-----	----

第二場	65
-----	----

第三場	79
-----	----

第四場	101
-----	-----

第五場	111
-----	-----

第六場	125
-----	-----

第七場	139
-----	-----

第八場	153
-----	-----

第九場	165
-----	-----

尾聲	177
----	-----

高爾基：早年創作二篇	18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十六個和一個	18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馬爾華	211
-----------	-----

高爾基創作選集	29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高爾基自傳	295
-------------	-----

(史鐵茨基：馬克西謨·高爾基)	29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盧納察爾斯基：作家與政治家)	31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海燕	325
----------	-----

同志!	327
-----------	-----

“大災星”	337
-------------	-----

墳場	365
----------	-----

莫爾多姑娘	389
-------------	-----

笑話	431
----------	-----

不平常的故事	479
--------------	-----

(譯者：後記)	54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高爾基：克里慕·薩慕京的生活	549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	551
-----------	-----

帕甫倫珂：第十三篇

關於列爾孟託夫的小說 569

✓ (譯者：小引) 571

本文 573

“ 現 實 ”

——科學的文藝論文集

馬克西謨·高爾基：

市 儉 頌

不要追求，不要議論，
尋找的是瘋狂，講理的是蠢笨。
晚上的夢好醫治白天的傷痕，
而明天要來的，讓牠來就成。

活着——就得會過活：
驚慌，悲哀和快樂。
願意些什麼？後悔些什麼？
活過了一天——阿彌陀佛！

（一九〇五年，“新生活報”，“關於市儈”。）

1938, 12, 2, 譯。

季謨央·別德訥衣：

沒工夫唾罵

台尼 (DENI) 插畫

現在，要我來講託洛茨基，

那彷彿是要我嚼一隻死老鼠：

這傢伙可不是什麼有味的東西，

簡直是糟糕透了。

可是不行哪，儘把老鼠往你嘴裏塞。

一刻兒安靜功夫也不給你。

是有那樣的陰謀家，

慣寫匿名信的文學家，

他們真叫我討厭了，

亂七八糟的寫了許多信：

——“你這是怎麼鬧的，季謨央！”

一月四日你在“Pravda”上寫的小文章⁽¹⁾，

你自己都已經忘掉了罷：

你那個蠢蹄子，把託洛茨基踢了一下，

還誇口呢：——孩子們，我從維亞特伽回來⁽²⁾，

一定要給託洛茨基來一個大搗亂哪！——

嘿，忽然間你也這樣沒有能耐啊：

誇了一陣子口——就往樹林子裏躲！

難道盒子砲走了火？

兩個月——功夫不算少呢——已經過去了，

而你關於託洛茨基還一個字都沒有寫！

不是你那麼大吹大擂的嗎——蓬，蓬！……

還用棍子指着託洛茨基？

幹嗎不做聲哪？還是你牙齒咬不動哪？

還是這傢伙，你幹不了啦？

還是你的天良發現了——就算你沒有整個兒的良心，

也許還有這麼一點兒良心的殘餘罷？

或者，你現在可在幹什麼別的事情，

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完這個功課了，啊？”

讀着這種荒唐的信，

簡直看得見那副尷尬面孔，

惡狠狠的藥劑師或是新聞記者的面孔，

氣憤得很的託洛茨基主義者，

又氣憤，又兇狠，

算是傷着了他的心了：

他簡直是受不了！

爲什麼關於他的“不斷領袖”⁽⁸⁾，